

972521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華精劇名代現

選編晦如魏

RW7669/3

印刊社版出鋒潮海上

1947



FUDAN JPZ0000038574K 复旦图书馆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月出版

編選者 魏如晦
發行者兼 潮鋒出版社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發行人 盧亞平

上海九江路210號414室
潮鋒出版社

元 實價國幣

No. 8 編號

目 次

題記	魏如晦（舞）
蘇武與李陵	郭沫若（五）
漢宮秋	洪深（二）
討漁稅	馬彥祥（三〇）
訪雲	白薇女士（七）
瓊瑤璘與薔薇	田漢（八）
國粹	歐陽子倩（六）
老少無欺	張天翼（一九）
僕御室	瞿秋白（二十四）

原
书
空
白
页

題記

由於作家自己的愛好，或思想轉換的關係，常常地有一些作品，被作家自己摒諸集外，但這些作品，無論在歷史的意義上，抑藝術的觀點上，却都有保存着的必要，尤其是對於一些有「歷史癖」的讀者或戲劇研究者。

這裏所收的幾篇戲劇，就是在這樣情形下面，沒有被作家自己保存，較遠的如田漢「瓊瑤與薔薇」，郭沫若「蘇武與李陵」，被沉埋差不多近二十年。自然者的沒有收集，原因是僅完成了敘幕。可是，編者爲着愛好，却把它們保留下來，一直到現在。

憂慮着特殊是在這一回的戰火中，終竟要被喪失，編者商得了潮鋒主人同意，把這些可珍貴的歷史產物輯印成冊。就作家門本身看，雖只是一鱗一爪，無關大體，然其間俱有的歷史藝術兩重意義，却是值得注意的。有好幾篇，也依舊值得排演。

編者

題記

三

原书空白页

蘇武與李陵

郭沫若

楔子

(未開幕前，舞臺監督出場，向觀客一鞠躬後。)

舞臺監督諸君！我們今天爲諸君排演的是部新編的歷史悲劇，名叫『蘇武與李陵』。敍的便是漢朝時候蘇武與李陵底故事了。劇中的情節，不多一刻便要一一開展於諸君底面前，到不勞鄙人在此多費脣舌。不過戲曲雖只一篇，所敍的却是十九年中的事故。作劇詩人不消說已經是煞費苦心，便是我們裝置舞臺也真是經營慘淡。舞臺裝置底要務要『一草一石都要有音樂底精神，活現如生。』所以我們再也不肯有一些兒苟且。現在我們的裝置大概已經停妥，不多一刻便可開場；我們很希望不至辜負諸君底熱誠，於我們全劇演完後，對於諸君底精神上能生出多少些微的貢獻。因爲離開幕的時候還要費一些兒時間，這兒雖是新派劇園，但是我們知道諸君還是很有些人喜歡舊調，所以我們也要不免落俗；我們的女友中有位會打時調大鼓的女士，

我要去特別地把她請來，請她打曲新鮮的調兒，爲諸君們短縮時間底間隔。

（退場）

（雜役一人陳花鼓一架於幕前正中，隨一青年女士出場，向觀客微微鞠躬。）

青年女士。——諸君我打時調大鼓本是外行，是舞臺監督定要叫我出場，所以我也就不得不在諸君面前獻醜。打鼓賣唱，一般的人把他看得異常下賤，其實據我看來只要打的人精神不下賤，唱的詞子內容不卑鄙時，到是頂可以珍重的一種國技！——諸君望你們也別要誤會我這麼說，也並不是要自抬身價，要自行標榜；諸君須要曉得，我並不是靠打鼓吃飯的人呢！我們今天要替諸君排演的，不是『蘇武與李陵』底悲劇嗎？我因爲要演扮這劇中的一位女主人翁，我在前幾天所以也不免把前漢書中『李廣蘇建列傳』繙來讀了一讀；我在李廣傳中纔另外發見了一段奇異的故事來。諸君蘇建便是蘇武底父親，李陵便是李廣底孫子，這想來是大家所知道的了——其實便毫不知道，對於今天的悲劇底鑒賞上，是全不關緊要的；不過我要另外表白一段故事。所以不免要在諸君面前講講歷史。李廣是漢朝底名將，是不待說的。他還有位孫子名叫李禹，便是李陵底從兄。這李禹有段很有趣的逸事，我看奧德國詩人許雷 Schiller 『手套』一

詩中所敍的故事相彷彿。西歷十五世紀法王佛郎西一世 Francis I 底時候，法王和許多騎士貴女們正在觀看鬪獸時，突然有一女子名叫瞿尼恭德 Cunigonde 抛其手套一隻於獅羣虎豹之中，笑向着她的愛人杜羅傑 Delorges 說道：你平常說是愛我，你能下那門圈中把我的手套取回來，便足以證明你愛情底真摯。杜羅傑竟公然冒着生命底危險走下圈去，把瞿尼恭德底手套取了轉來。觀看的貴女騎士們莫一個不齊聲喝彩，瞿尼恭德也非常高興地立起身來歡迎杜羅傑，杜羅傑却把她的手套投向她的面孔，就不願意受她的讚美，杜羅傑便永遠把瞿尼恭德棄了。這便是許雷詩中所詠的情事。究竟李禹有甚麼逸事與這詩中所詠的事情相彷彿呢？諸君！我的表白太長了，待我隨口把他編成曲子，唱來給諸君聽聽罷。（打鼓而唱）

其一

地在咸陽 時當漢武 漢武行獵甘泉宮 獵罷登樓看猛虎 猛虎在圈中 成羣相聚處 或耽耽而仰視 或低頭而徐步 或伏地而假眠 或相搏而戲舞 或叫或躍 或怒或撫 樓頭觀者人如堵 美女曳長裙 壯士挾弓弩 東樓鳴鉦西樓鼓 北樓南面

泰華山 羣芳之中坐雄主

其一

漢主一世雄 布令揮長弓 命女投狐兔 命士投麋熊
投未及地 羣虎騰空 巨掌掀擎 長舌翻紅
毛血成雨 咆哮生風 人聲鬨鬨 金鼓隆隆
漢皇心喜 高唱從容 昔有李廣兮見石草中
疑是猛虎兮射石沒鏃 今之士兮誰可與同

其二

歌聲方畢 一人出座 乃是侍中貴人 發語縷纏 曰有李廣之孫 其名爲禹
昔飲宮中 自逞雄武 怒罵宮中之人 營營如青蠅 無恥不如鼠 父遭暗箭祖自殘
都是權貴之人中作蠹 白稱有力能搏虎 先仇不報心欲腐 今日之會禹在乎 何不令
其自獻武威快天觀

諸君!我在此處不免又要談說一番歷史了。李禹底祖父李廣本是弓箭底名手，他與當時的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可終莫有甚麼大功。後來到了六十多歲，跟隨着大將軍衛青出征，衛青不信

用他，使他去糾回遠道。他因此迷失路途，誤了軍勢，遂至到頭自殺了。他的第三個兒子李敢，便是李禹底父親，因為替他父親報仇，曾經把衛青打傷；他也因此被人暗殺了。衛青和暗殺李敢的人都是些外戚權貴，所以李禹說父親遭暗箭，祖自殺，都是權貴之人中作祟』呢。

漢主聞之呼曰禹 禹在東樓應聲起 帝命左右縛束之 懸入圈中使刺虎 禹默不一言 躺自就繩縛 倒懸在空中 人虎均膽肅 帝憐禹是名將之子孫 不忍見其充虎腹 禹未及地詔止之 命人引繩不令落 禹在空中始放呼 呼聲如雷震華岳 男兒雖死不願收人憐 虎不如人之暴殄 與其混跡在人中 吾寧葬身入虎圈 拔劍斫繩繩立斷 觀者驚呼天地憾 禹身立落羣虎間 羣虎震懾不動顫 揮劍方將四亂研
一羣勇士救起之 幸得不爲羣虎啗

羣擁禹至漢主前 惟聞讚嘆之聲喧 有曰不愧李家兒 有曰可爲大將事朔邊 有曰

普天之下一人耳。有曰歷史之中罕會見。上曰壯士能飲乎。願備美酒斗十千。此時
李禹揚眉怒目按劍在兩手。大呼窮兵讐武漢天子。汝是天下萬世仇。庶民何罪復何
尤。被汝驅去置荒陬。我祖死於是。我父死於仇。我弟李陵失救陷匈奴。爲何母子
遭虔剝。我恨不得飲汝血而漆汝頭。豈只區區酒幾斗。嗚呼勇士竟此下吏死。令人
至今思念之。吾慕許雷手套吟。擊鼓而或刺虎詞。

諸君!我的彈詞也就在此告個結局了。你們想想看，李禹底精神和杜羅傑底精神是怎麼樣
相似!杜羅傑雖是只反抗得一個女子底權威，但是我們女子本是有帝王一樣的權威的呀!單是
「威」這一個字，不是從我女子生出來的嗎?這個只不過是個笑話，總之我們所渴慕的是藐視一
切權威的那種反抗的精神，所以我們女子要營謀種種獨立的生活，要要求種種平等的待遇呢!
(幕後聞吹角聲人馬步武雜踏聲)諸君!悲劇立刻就要開幕了!我要去做我悲劇中的女主人翁去了!
(退場)

(雜役運花鼓去後，開幕)

(本劇未完，由編者題記中已說明。)

漢宮秋

登場人物

(以發言先後爲序)

——敬向元曲作者馬致遠道歉——

毛延壽
王昭君——明妃
尚書令五鹿充宗
番使
宮女
漢元帝
小黃門

漢宫秋

二

洪深

金吾衛

內官

時間 漢元帝竟寧元年（去今一千零二年）

地點 未央宮中的東偏殿

（正面壁上，一排懸着十餘軸美人畫象。兩個宮女捧着紅燭，伺候皇帝和明妃觀賞。可是這時候皇帝正因為一個跪在
地上奏事的小黃門曉瀆不已，心裏不快。）

小黃門 陛下，那尚書令，他奏說——

漢元帝 （不耐）多少次我得告知你們，就是一個做皇帝的人，也可以有權利有一些空閑的時
間——一個不屬於公衆的時候——在每天工作完了之後。

小黃門 尚書令五鹿充宗奏說，雖然已是日暮，還得求見陛下——國家發生了緊急的事情。

漢元帝 誠然，天子是百姓們的奴僕。爲着他們努力，這是應該的。但是天子不是木石，不是天神；
天子也是一個人。（多情地看明妃）他 also 要求有家室之好，他也希望享受幸福。那庶民同有的

安慰，為什麼不容天子享有！（叱小黃門）起去，傳諭尚書令，國事不是在燭光之下可議論的。諭尚書令回家，也去陪伴他的夫人。

小黃門 是，陛下。（起立退出）

漢元帝 這些尚書令們，幾曾有過常識的！（轉身問宮女）看到第幾個了。

宮女 （舉燭照美人畫象）從左邊數過去第三個。

漢元帝 阿，是的。（對昭君）那個肥女人，叫衛玉。你看，她底圓臉像望日的滿月，又像田家所蒸的麥餅！百官們說，這是有福氣的相貌，然而在朕是不取的，女人應當是一個女人式的女人。剛健的女人，朕厭惡的。朕喜歡像卿這樣的柔媚！

王昭君 陛下是一個善相女人者！

漢元帝 呵呵，這是妒意。但是，朕可以原諒卿——不知「愛」的女人是不知「妒」的還有待朕告訴卿，朕愛的不是女人，是美女人。

王昭君 阿，美女人。

漢元帝 天地有天地的美，白的雲，青的草，流的水——卿是從美麗的地方來的。

王昭君 是的，秭歸是妾的故鄉。

漢元帝 人事更有人事的美；足衣足食，孝弟力田，安樂和平——朕不會告訴過卿麼——仁義禮讓，是朕底爲政的哲學。譬如戰爭，殺人，刦奪，焚毀（舉袖掩了兩目）最是給朕以痛苦的。

王昭君 可是，陛下！妾聞，也有爲要防止盜寇底殺人，刦奪，焚毀，起而作自衛的戰爭的！

漢元帝 朕不願再談這個了。（問宮女）第幾個？

宮女 從左邊數過去第四個。

漢元帝（注視）這就是你底玉容，明妃。（退後一步，將畫比人）你看，如花的顏色上，偏多這一黑點——該死的毛延壽！——你看，卿底光彩的明大的兩目，被他描成像一個盲者底目了。

王昭君 如今，奸人毛延壽在那裏？

漢元帝 人說他逃入匈奴去了——卿何必再計較這樣一個細人！朕有卿，卿有朕，這是世上最美滿的事——放他逃生到外國去罷。

小黃門 （慌急地奔入跪下）陛下，尚書令必欲求見；匈奴有使者來，提出非常的要求。

漢元帝 （變色）匈奴有使者來麼！

小黃門 五鹿充宗還在殿外候旨。

漢元帝 （無奈）令他進來。

小黃門 是，陛下。（退出）

漢元帝 （自言）樹欲靜而風不住，大漢願意和親，匈奴偏要尋釁——咳，美人畫，今夜再也看不成了。（命令內官宮女等）把這些快點收拾去。

（宮女們收拾畫軸）

漢元帝 明妃，你暫時避在屏後。尚書令奏完事就要去的——稍停，朕還要卿在琵琶上奏彈一曲，像那天在月色下朕初次聽到你彈的一樣呢。

小黃門 （在殿門外唱） 尚書令見駕。

（王嬃君急避入屏後）